

潭江水静静流淌

心灵曙光

相期
邈云汉

叶枫

岁月无声

刘利元

“四周是平静的白水，远处有树有屋。”用静水深流来形容潭江，最为妥帖不过。

澄江如练，一江如瀑，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，开阔的江面像铺张开的巨幅布匹，闪烁着柔和的光芒。两岸高大茂盛的榕树与高低错落的建筑物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，仿佛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雕琢，生怕一丝风吹草动就会破坏这份宁静。

“嗨嗨”“嗨嗨”，江堤上几伙搬运东西的人，吃力地走着。有的人在搬龙头，有的人在搬龙尾，有的人在搬锣鼓。十几条黑黝黝的木船横卧在江边，气宇轩昂，气度从容，有闲庭信步的感觉。装了龙头，装了龙尾，再把一面面大鼓放置到船中央，20个汉子两人一排齐整地坐着，每人紧紧握着一只桨，蓄势待发。一

位手持鼓槌的汉子抱鼓而坐，另一位掌舵的汉子立于船尾。每个人都支棱着耳朵，听岸上的号令。“哪——”号令声响，十几条龙舟在静的水面上跃而出，条条如离弦之箭，个个如猛虎下山，每一条都奋勇争先，每一条都不甘人后。一眨眼的工夫，个个跃出好远，惊讶这群人不知从哪儿迸发出这么强劲的力量。

这条静静流淌的潭江，寄托着五邑乡人对美好未来的无定期盼，也承载着海外华侨的乡情深和拳拳牵挂。罗马柱、拱券、满洲窗，中西合璧的碉楼，是华侨回乡兴建的产物。粗略统计，整个五邑地区，有碉楼数千座之多，另有洋楼居户逾万。那个年代，钢筋水泥，从何而来？据乡人之言，“红毛泥”均运自欧洲。何谓“红毛泥”？因为由“红毛人”（指最初来到中国的西方殖民者）生产，固有此说。如何运来？经外洋大船运抵潭江，再转小船，沿着汇入潭江的一条支流，如“新昌水”“白沙水”“蜈蚣水”等，溯源而上。所以侨圩、侨校、碉楼、洋楼大多邻水而建，盖因此。他们当年出去，也经支流到潭

江，再顺潭江而下，经崖山出海。一往一返，完成一个回环。广东音乐、浮石飘色、新宁杂志、新会陈皮、养鸡调从这里走出，一封封鼓鼓的银信、不计其数的金山箱从这里上岸，带动的除了供家人吃穿用度外，还资助了中国第一本中英文字典、中国第一所华侨新建的新式小学、中国第一家农民排球协会等的诞生。

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潭江，自带一种“事了拂衣去”的豪迈。距离划龙舟的水面不远，有个地方叫公益。公益是潭江南岸的一处港口，取“公众得益”之意。巴金1933年6月10日写了篇题为《机器的诗》的散文，他说：“为了看一个朋友，我做了一次新宁铁路上的旅客。三个朋友伴着我从会城到公益，我们在火车里大概坐了三个钟头。”文中所写，“到了潭江火车站，车轮没有动，而外面的景物却开始在慢慢地移动。这不是什么奇迹。这是新宁铁路中的一段最美丽的工程。这里没有桥，火车驶上了火轮就在那上面，让小火轮载着它慢慢地渡过江去。”讲的是始建于1906年的新宁铁路的故事（台山原名新宁，1914年改为现名）。巴金乘坐的年代，新宁铁路从斗山到台城再到江门北街或白沙的干线及支线全部建成，这里成为中国内地最早开通火车的地区之一。遗憾的是，其后日军侵华，这条铁路被炸毁。公益港上，有座背山堂，为纪念伍子胥而建，1945年江会地区日军在此投降。背山堂以东，有座名为“青年旅社”的历史建筑，据说当年巴金便旅居于此。

从公益港顺水而下，就到了牛湾，就是巴金当年记述的轮渡火车的地方。两岸的风光，一如巴金的记述，“那样茂盛的绿树，那样明亮的红土，那一块一块的稻田，那一堆一堆的房舍，还有明镜似的河水，高耸的碉楼。”开通多年的江湛高铁跨越江面，银白色的高铁列车东来西往。江门推进潭江两岸八镇联动发展，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，开平翠山湖工业园区、台山工业新城等一批工业园区联动互补。潭江下游，即为银洲湖，江门水道在此与潭江交汇，奔涌到崖门出海。崖门，为珠江流域八大海口之一，1279年宋元崖山海战便发生在这里。崖门外，便是黄茅

海，连接珠海和台山两地的黄茅海跨海通道正在昼夜施工。潭江两岸，正被粤港澳大湾区的臂弯深深揽入怀中。

潭江流域不过5000多平方公里，何以能汇聚成汪洋恣肆之势？求教方家，得知此间雨量充沛而且山坑水众多。沿海多雨，众人皆知。然山坑水若何？原来此间丘陵众多，丘陵上种植甚多，草木茂盛，下雨时保土蓄水，雨停后缓缓渗水。诸多溪流汇入支流，支流汇入潭江，从而形成浩大水势。

岭南盛夏，芬芳馥郁。此间的草木如同此间的山水，低调、务实、含蓄，一点一点积蓄力量。山坡上，一串串的黄皮、荔枝、龙眼、香蕉，沉甸甸挂在枝头。水田里，稻子在拔节生长，绿油油的叶片迎风招展，鹅黄的稻穗饱含着丰收的希望。细雨朦胧里，青蛙呱呱叫个不停，池塘里的锦鲤也高一声低一声地应和着，有时叫得比青蛙还响亮。“南国的风物有一种迷人的力量。崖门，为珠江流域八大海口之一，1279年宋元崖山海战便发生在这里。崖门外，便是黄茅

四季话语

树荫

卢兆盛

有树，就有树荫。树越大，枝叶就越多，树荫就更宽阔。

有道是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。其实，抛开这句话的比喻义，就字面意思来说，这里的“乘凉”，应当是对夏天而言。一到炎热的夏日，树荫，自然成了人们不可多得的纳凉避暑之处。

一个人在烈日下的旷野上行走，如果没有伞或斗笠、草帽之类的遮阳物件，那最期盼的，就是脚下的路能够多被树荫遮蔽，这样就会少受一些暴晒之苦。同样，大热天，步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，谁都希望街上的行道树越多越好，树荫越宽越好。如果一路上都是浓荫蔽日的行道树，那是最好的。

不用说，到了夏天，常绿树也好，落叶水也要，都进入了一年生命的鼎盛期。无论是大树，还是小树，每棵都是枝繁叶茂，都有着最浓密的树荫。这时候的树荫，不管宽窄，都在默默地为树下的生灵们遮挡着骄阳，奉献着清凉。

20多年前，老家县城街上的行道树都是清一色的水桶般粗的法国梧桐。茂密遒劲的树枝，从街道两边互相延伸过来，枝与枝相拥，叶与叶相叠。特别是进入初夏后，那一片片掌形的阔大的叶子，翠绿欲滴，与枝条一起，几乎全部遮挡了树顶上火辣的阳光。一条条大街，看上去，就像是一条条绿色的隧道。人在“隧道”里行走，凉爽无比，舒服极了。

后来，举家搬迁到了现在生活的小城。街道两边的行道树多为四季常绿的樟树和桂花树。尽管它们的叶子都很细小，但长得非常厚实、浓密，加上树冠庞大，故而树荫的遮阳效果也极好。

其实，在我看来，酷暑时节，最理想的避暑之地，不是在城市，而是在乡间、在山里。

我的老家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古老的小山村，村庄四围古木参天，绿树环绕，用孟浩然笔下的“绿树村边合”来形容，最为恰切。老家的树木，种类繁多，而尤以樟树、枫树、松树居多。其中不少古树的树干，需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得住。这些古树的树荫，面积估摸大多在半亩以上。每一棵古树的树荫，都可以同时容纳几十个人乘凉。

村前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，河岸的一侧，是一个长满古树的小丘，每到夏天，树冠如盖，浓荫蔽日，凉风习习。村人午后，都喜欢到这里休息纳凉，或聊天，或打牌，或下棋，或做针线活……而树上时急时缓的阵阵蝉鸣，更给古树林平添了几分热闹。

我们这些娃娃们，常常一扔下饭碗，便先跑到小河边泡个澡，然后再到岸边的古树林里乘凉，待凉爽够了后，才到田地里帮大人们干活。

有了这片绿荫层叠的古树林的庇护，老家的夏天似乎不那么酷热难熬了。

树荫，让大地绿意盎然，给夏天带来凉快。漫漫长夏里，如若拥有一片树荫，就等于拥有了源源不断的清凉，就等于拥有了消解心中暑气的诗与远方。

树荫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永远都是一幅动人的画，都是一方美丽的风景。



《悠悠潭江水 奔涌新时代》乐哥 摄

幸福是夸出来的

生活物语

李钊

妻子参加市里的“音乐党课”精品课程比赛得了二等奖，我得意地在朋友圈里将妻子好好夸了一番。没想到在一堆夸赞声中，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留言：马屁精。留言的人是我的好友潘神，相交多年，我知道他的话中并无恶意。其实像我这样在朋友圈里夸媳妇的事，他也没少干。他跟自己妻子的文章同版，他会发个朋友圈夸赞：“我家领导给我面子，让我与其同版。”妻子给他的新书写了评论，他会得意地说：“三生有幸，让他遇见灵魂伴侣……”如果硬要比自己妻子的肉麻程度，他远甚于我。

其实，朋友不知晓，生活中多夸“另一半”，是我从妻子身上“偷”学来的。妻子嘴馋，而我又喜欢往

厨房钻，每次给她做上一桌子菜，她会一边吃一边赞，夸得我满心欢喜。隔天就琢磨个新菜出来，眼巴巴地等着她夸我。这种期待妻子从不会让我失望，给我做的新菜打99分，剩下1分是为我保留进步空间。我有段时间学做了几道重油重盐的湘菜，妻子吃完饭后，故意一脸委屈地跟我说：“老公，你做的饭这么好吃，都把我养胖了。为了我的减肥大计，你能不能把饭菜做得难吃点？”我先是一愣，然后瞬间明白妻子的意思，急忙去翻菜谱学做新菜，调整家庭日常菜式。直到无意中听到妻子跟朋友说，我家老公的厨艺是夸出来的。我才明白自己掉进了妻子挖的“坑”里，只可惜我已乐在其中，不想自拔。

我一直觉得婚姻最美好的状态是共同成长。我和妻子在同一个单位工作，妻子名校毕业，工作也很努力，而我在学历上要比妻子差一截，更加不敢懈怠，憋着劲往前冲。最初，我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，也不

好意思跟妻子说，而妻子得知后，会主动给我发消息，换着花样夸我一番，说要跟我一起加油。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，更希望被肯定，尤其是自己在意的人。在妻子的鼓励下，我的工作成绩越来越好，自信心越来越强，渐渐从最初的等待老婆夸，变为主动寻求妻子的夸，完成一项重点工作、工作中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肯定、政策研究文章发表、参加征文比赛获得佳绩，等等。只要一有让我感到开心和得意的事情，我第一个想起的必是妻子，总是迫不及待地告诉她。妻子是个妙人，会变换着法从不同角度来夸我，也会巧妙地给我建议。时间渐长，妻子前行的脚步从未停歇，而我身体的能量似乎得到充分的释放，成了别人口中你追我赶、齐头并进的模范夫妻。

内心的成长总是在一瞬间，当我看到朋友在朋友圈里对他妻子狂拍“马屁”时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“沉迷”于妻子的夸奖，却从未在意

自身表达的不足。反思过后，我开始沿着妻子夸我的路径，模仿着她夸我的方式。妻子对她做的蛋糕外形不满意，我就使劲夸她的蛋糕味道好，说等我们退休之后，就开一家私房菜馆，她做的蛋糕就是“镇店甜品”。妻子在党建知识竞赛中得了集体和个人一等奖，我将自己的征文一等奖与其摆在一起合照，在朋友圈说自己不如妻子，变相嘚瑟一番，并把奖金分她一半。而这次“音乐党课”精品课程评选，妻子虽然表现很优秀，但种种因素作用下，只得了二等奖，我立即发朋友圈夸赞妻子的优秀。因为在意更甚，因为关注更多，我能捕捉到妻子细微的情绪波动，发朋友圈是摆在明处的支持，也是一种“含蓄”的情感表达。

幸福是夸出来的，夸奖无须藏着掖着。如果含糖量极高的“拍马屁”，能让夫妻双双变得更好，婚姻变得更幸福，那么，做一辈子“马屁精”又如何？

母亲的锅巴饭

岁月如墨

范振巧

先生每次去饭店点一盘锅巴，椒盐锅巴、三鲜锅巴、蛋黄焗锅巴……他边吃边说：“还是怀念咱妈做的柴火锅巴。”

用土灶做饭如今在农村老家也都很少见了，现代化家电充斥着厨房，不过，由于我家先生喜欢吃柴火烧的饭菜，只要我回生家，母亲便会启用尘封已久的土灶做一顿丰盛的农家饭菜。

于是，每逢周末便携夫挈女

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在路口便能看见我家的烟囱飘出的缕缕白烟，走进家门，只听锅铲互相配合着奏乐，氤氲的土灶台散发出阵阵菜香，灶膛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

“快过来添柴火。”母亲招呼我过去。我嘴里嘟囔着：“我又爱吃锅巴，干什么让我烧火呀，谁爱吃你让谁来嘛。”母亲作势要打我，我朝她做了个鬼脸。先生立马过来说：“让我来，这可是我的拿手绝活。”他一屁股坐在灶台后的小凳子上，熟练地添柴加柴火。灶膛里闪烁着奇妙的红光，映在他微红而认真的脸庞上。烟囱里飘出缕缕炊烟，缓缓地升腾，

灶膛里炙热的火焰正在成全大铁锅里的食物。

农家人做饭一般都是用自家田地里种的大米，往锅里添米注水，先用大火把水收干，揭开锅盖，沿着锅的四周淋上自家磨的菜籽油，锅里的米饭瞬间哼起小曲，枝条在灶膛里尽情燃烧，米饭因淋上油在铁锅里滋滋飘香，这时候火候要掌握好，灶膛里需用小火慢慢焖，揭开锅盖看看，一旦听见糊味，得立刻把灶膛里的火灭掉。待到锅巴的香味四溢时，打开锅盖把上面的米饭盛出来，锅里留下一个完整的锅巴，再顺着锅巴的外围轻轻地铲，一个完整的和锅形状一

样的金黄色锅巴便呈现在眼前了。

锅巴真香，每一口都散发着稻米和菜油混合的清香，香脆可口的感觉在嘴里蔓延开来。再配上一盘自家田里种的小蔬菜，那真是一顿完美的午餐，任一桌丰盛晚餐也不想换。

吃过午饭，一家人在门口看着闺女和小狗玩耍。这顿午饭是用自己家的柴火焖出来的，也是一家人相互配合做出来的，饱含着家人真切的情感。

回城的路上，我突然闻见一股锅巴的清香，原来是母亲趁我们不注意，把剩下的锅巴打包悄悄塞进车里了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
K1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,并附上
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
字内。